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
第九至十二號

(1922年5月—1922年6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
第九至十二號

(1922年5月—1922年6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 第九號
民國十一年五月十日發行

青年與國家

化魯(一)

從出版界窺見的智識界

濟激(二)

直覺與理智

陳定謨(三)

英法兩系地方自治制度及其相對的改造

趨勢

馬洗凡(九)

勞動價值論之研究

葉元龍(五)

勞力報酬法之研究

侶樵(三)

中國聲律之調停與琴之聲律(完)

查夷平(四)

世界新潮

基諾亞會議(二)

W(五)

俄德條約之成立

W(六)

國際聯盟之裁減軍備案

W(六)

波羅的諸國之政治協商

W(六)

世界猶太民族之呼籲

W(七)



俄國的革命詩歌.....化魯(卷)

世界語的國際地位觀.....弗亢(七)

科學上的新教訓.....健孟(七四)

遺傳的物質的基礎.....高山(七)

楊白人的科學解釋.....健孟(七九)

再記華盛頓會議中山東問題之經過(美國通信).....童志仁(八)

啼聲 創作小說.....葉紹鈞(八九)

泉上的幻影 美國 Nathaniel Hawthorne 著.....豐仁(九四)

接吻 俄國乞呵夫著(完).....詹叟(一〇〇)

最錄.....(一一三)

◇中國出入口商業的現狀

◇廣東最近軍隊之調查

◇中國北方軍隊的概略

時事日誌.....(一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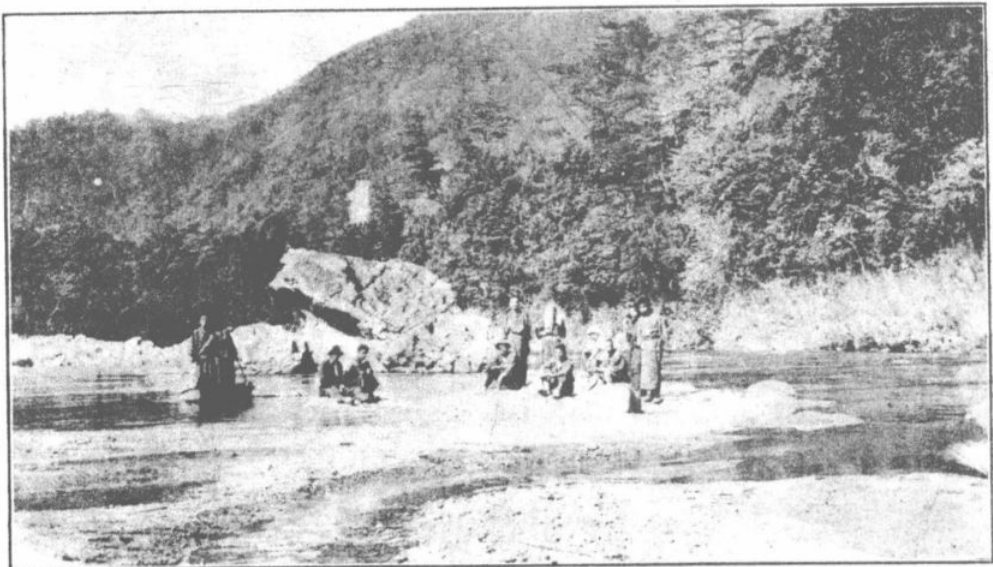
插圖 三色版英國名畫「平和」
基諾亞之風景(四幅)

日本新村之寫真(二幅)

日本新村之寫真



此係新村農作時之攝影，中立者即著名文學家武者小路實篤君。



新村中之陸亭，此巖係紀念法國近代大彫刻家陸亭而命名者。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 第九號

民國十一年五月十日發行

青年與國家

化魯

歐洲新興的獨立國，最有生氣而亦最有革新的希望的，便是愛爾蘭自由邦了。因為愛爾蘭是青年所手創的國家，青年所領袖的國家，所以這一個新國很有少壯活潑的精神。現在居自由邦政府的重要地位的，都是不上四十歲的男女青年。伐列拉（Valera）格里菲德（Griffith）柯林（Collins）批爾斯（Pearsel）這幾個政治領袖都不過是二三十歲的少年，但是他們却都富有政治的才能和肝膽。在這許多少年政治家當中，有的是文學家，藝術家，有的是思想家，著作家。他們高唱凱爾德文化的復活，使愛爾蘭獨立運動加上一重新意義。在青年的指導之下，新愛爾蘭的政治運動，是只有改革，進取，無所謂調停與妥協的。目前的歐洲的政治舞台被許多沉沉暮氣的老政治家，像路德喬治，樸蔭凱實一輩子佔據着，除姑息敷衍外，時局再不會有澄清的希望。同時在西北角的小島上，却有這麼一個青年國出現，我們應該怎樣祝福這稚虎吞牛的新國啊！

政治爲什麼要由青年去幹呢？因爲舊式政治往

家和人民可就糟了。

往是被老年人遺誤的。在從前進身政界，須經過許多的階段和多年的閱歷，所以握政局大權的，往往是些老年人。老年人最壞的就是太富於惰性，他們做事總是講敷衍門面，而不知改革和進取。有時雖然有了進取的理想，剛纔跨上一步，就不免落到往日的路上。結果只繞了幾個圈子，政局依然沒有進步的希望。所以一次革命，二次革命，三次四次革命，雖然不時鬧些亂子，結果照舊是走老路。單就眼前講，國會召集，黎氏復職，時局似乎有些轉機了。但是如果秉政的仍舊是幾個「老成者碩」，那麼要叫他們革新實在是很難的。譬如廢督，將來只消把督軍改換名稱，就完事，譬如法律，他們更可以依着事實曲解，因爲這是老官僚的慣技。但是這麼一來，國

蔡元培先生等十六人的政治主張，是我們所贊同的，不過從好人應該出來辦政治這一句話看來，好人兩個字的界說似乎太含混了。有許多不滿於這宣言的，也只是爲此。所以與其提倡好人政治，不如提倡青年政治。因爲好人的界限，本來分不清楚，青年雖然不只是好人，但是我們可以說青年人總比老年人勇敢些坦白些有良心些，而且更有進取的精神些。

十多年來的政局在循環不息的混沌狀態中，一切的革新都爲惰性所吸引而落入圈子裏。現在圈子也繞得夠了，我們要打破圈子，引入政治的正常軌道裏去，那除了建立青年政治，造成青年國家，還有別的法子嗎？

從出版界窺見的智識界

濟 激

二十年前，早就有人（如梁任公一流）說過這二十世紀的開頭二十年，是中國輸入西洋新智識

的時代；到了今日這預言大可證實了。改革前十年八年間，雖也不少許多自命維新派的學者，努力做

輸入智識的事業；然而他們所輸入的智識，西洋是西洋了，新却殊未是新。真的輸入西洋的新智識，算是最近幾年間的事情。這或者是可以叫人鼓舞歡欣的；然而就說中國的學術界，便算是勃然中興，思想界便算是豁然開朗，那就是早的很了。

我們要知道二千年來，中國學術之所以日趨沈悶，中國思想界之所以徒遵故轍，極尠標新創造之風者，其最大原因，就是中國人的妥協，籠統的劣根性；這個劣根性不根本剷除，中國甚麼事都沒有大希望，不止思想界而已。人家建設文學，先細細的確定了文法，以爲行文的依據，研究的梯階；中國是不管的，文章之好，就好在飄忽游移，可解不可解之間。人家的一切學術，都有論理學和數學做根據，以期細緻謹嚴；中國也是不管的，祇憑着思力之所至，放言高論，猶河漢而無極。「灑脫不羈」是我們泱泱大國之風，誰耐煩去研究些分析組織的事情，耗其思致於區區瑣屑的形式上？有了古人的籠統概括的遺規，俾大家有所依傍，也就夠了，何必更費許多氣力去研究新的方法和規範？祇這一點劣根性，就

造成中國思想界二千年的黑暗時代，養成歷代文人學士的寄生蟲般的習慣，祇知道向故紙堆中討生活，而又很少整理古書的能力——在這一方面，祇有清代的幾位漢學家算是小有成就。因此，中國的學術，除了感情方面的出品，還有些可數外，其餘如紀事的文章，已無甚可觀，說理的更等諸爺下了。這是已往的中國學術界的情形。到今日思想界號稱覺悟了以後，情形又有了甚麼大變遷呢？我們且把現時出版界的情形觀察一下再說。

中國兩三年來出版的東西，十之九是翻譯的文學哲學書，科學一類，殊不多見，自己創造的作品，也是很少。那些掛上新字招牌的報紙和雜誌，則祇載些籠統概括的介紹文章，要找一篇切切實實地研究或討論那一種學業的，更爲罕見。新詩之作者，一日多似一日；小說出產的量，也比從前多得多。我們據這種情形，將思想界估量一下，便知道這新文化運動，並未曾令思想界得到根本的變遷，祇不過改了頭面而已。中國向來是科學極不發達的國，而思想界直到如今仍然是怕談科學；哲學是很合放言

高訕的胃口的，大家便與高彩烈地談起來了。至於新詩之增多，正是代表思想界舞文弄墨，不落實際的態度，雖然做新詩的人自命他的詩爲有生命的文學，和舊詩大不相同，然而老實說來，他們和舊時吟風弄月的酸秀才也就差不了許多。幾年來的出版界上，爲甚麼不見幾部創作的或以新方法整理舊學問的大著作呢？所藉以點綴新文化的門面者，祇有中國哲學史大綱、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歷史研究法等幾部規模較大的系統的著作。這就可見思想界的情形，實在未曾有甚麼澈底的改革了。大家對於專門學業，仍是怕費功夫，祇努力去做些賣弄小聰明的東西。思想界之不能獨立，依然和舊的一樣，祇不過略略改變了依傍的方向而已。須知以新態度，新方法去治舊學，是一番改革的事業；若果以舊態度，舊方法去治新學，則新的亦化爲舊，於中國學術界，毫無貢獻之可言。籠統概括的研究，是

歷來中國學術界的慣技；而往日拿來對付古學的，今日又拿來對付新學，還會有甚麼成就？難道新文化運動的成績，就祇在造成遍地詩人便了麼？今日出版界的表面，雖然是轟轟烈烈，很足以壯觀瞻，然而一察其內容，殆無處不表示學術界之荒蕪零落，已經沈寂的新舊之爭，忽然又發作起來，而枯乏無聊之週刊雜誌，又有風靡一時的氣派，於此可見新的思想界幾年來所費的氣力，連破壞都沒有破壞了甚麼，更莫談建設了。本來思想界的自身，就未曾經過澈底的改革，雖然拼命的輸入新學，而總不免把他的精神喪失了，使他變做非驢非馬的東西。中國人的同化力真大啊！思想界自己尙是如此，還能怪惰性最大的民衆麼？

思想界不是號稱覺悟了麼？趕緊擺脫根本的劣根性罷，這是我們同化於別人的時候了。



直覺與理智

陳定謨

大凡一個人的行爲，都含有幾種要素。就是本能和習慣，感覺與料和定律法則。這四種可以說是各種行爲的成因。本能即是稟賦，如嬰兒到兩個禮拜以後，即能憨笑自如。但何者能使之笑，何者不能使之笑，則又各不相同。不同的緣故，乃是對於一樣刺激的反應有異。大約小孩子一切動作，只是本能的表現。成人之後，就全是習慣在那裏支配他了。新的習慣生於舊的習慣，舊的又藉着新的愈加發達。於是遞嬗下去，成爲一個人的品性。吾人若退而觀察自己的品性是何所從來，到了徹悟的地步，便是直

覺。由五官所體認的事物爲感覺與料。將這等與料集合起來，尋出他們互相關切的所在。以設想得到。了定律法則，這就叫作理智。

有些學者主張本能比習慣還要好。因爲習慣是經過抉擇的，畢竟有所偏廢，不能不說有點矯揉造作。在裏面，何如純任本能，使之儘量自由發展之爲愈呢？主張習慣的說，不然。習慣實係受理智的支配。所生的一種需要的才能。我們在社會上作事，必須有很好的經驗，經驗的結晶，便是習慣。習慣是萬不可輕視的。有的人很注重定律法則。以爲只要得到

原理，則一切材料可以不必顧及了。但是在科學家看起來，原理還是其次。他們致全力於實驗與事實，絲毫不苟。講起理論來，隨便你說什麼，只要使得記憶便當一點，就一概不同你爭吵。對於直覺與理智的評論，也有歧義。或曰，直覺單是理智的一部份。或曰，吾人所貴者惟有直覺。要在反於自然的態度。試看動物營巢，哺育，怡然自得，莫或差池。人類崇尚理智，倒反常有錯誤乖拙的地方。

一個小孩子最初的時候，遠近的距離和前後的方向，一概不知。譬如他看見眼前的物體，無論拿到拿不到，他總覺得一伸手就可以抓過來。又如背後呼喚他，他聽到並不懂轉過去看看。可見他是不能辨別距離方向了。不但如是，連自我的觀念也沒有。凡是手，脚，肌肉，他一概不知道是他的。必須經過苦樂的結果，如以手觸火覺痛，方纔明白這是我的一隻手呵，一個指頭呵。後來他的意識漸廣，不僅拿五

官百體當作我的了。貼身的衣服，所有的東西，統統是屬於我。於是把個我字的範圍擴大了，有的以家庭爲我，有的以國家爲我，有的以全世界，全人類爲我。從極小的我進而爲極大的我。但究竟這些大小的分判，也不過是等於五十步與百步，實在無足輕重。吾人不管他大也罷，小也罷，只要參透了這些以家庭，國家，世界等爲我的觀念是怎樣成功的。那便是我們真正的直覺。

而且人一生下來，就在一個社會裏。他的環境分爲物質的和社會的兩種。如衣，如食，如住，如親，如友之類。這些環境，都極有勢力，影響於他的自身很大。由刺激引出反應。斷續往復，浸成經驗。由經驗而有意象。由意象而有觀念。舊觀念又生新觀念。觀念聚成一起，足以制裁一己的行動之時，便把他當作我的良知。實則所謂良知何嘗是我固有的呢。終不過是受了父母，師保的教訓，以及一切社會的陶鎔罷。

了。因爲初時的舉動，無不唯社會的馬首是瞻。對於一種刺激的反應，一視他人之贊成與反對爲標準。日後成了習慣，遂把這些影響也全忘了。直捷了當，算是我自己的罷。殊不知那佛陀的慈悲，和生番的殘忍，都是由習慣得來的。

習慣能宰制個人的行爲。風俗便是社會習尙的指導。簡言之，風俗就是社會的習慣。他的來源，甚爲複雜渺茫，正像蝗蟲之來，不可測度。但其中的一二點，也並不是不能解釋一下。譬如有一個人，禮拜五那一天旅行，路上遇着極險惡的風浪，或極不祥的事物，狼狽而歸。因而傳聞所及，便都以禮拜五出門爲忌了。可見這種風俗，是由於一種經驗。這一類的經驗，有時合理，有時大錯。但無論他對與不對，若一成了風俗，就能深中人心，而具有偉大的勢力。又有一種，是因爲環境的關係。例如美國南方氣候溫暖，並有平疇沃野，宜於耕種。所以人皆務農，家家都雇

用黑人，以代牛馬。販賣黑奴，在人心目中已是司空見慣的。然而北方人就覺得是慘無人道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實在是因地嚴寒，工商發達，人皆睿智精幹。黑人到此毫無用處。因爲沒有用慣的緣故，所以就覺得南人用之爲不當了。到了以後，變做純粹的社會影響。即如美國南方，起初本是環境的關係，才用黑奴。後來他們的子孫，從小到大，耳濡目染，看見虐待鞭撻等事，不以爲奇，不算無道。所以他們就覺得這種風俗是當然的，是應該的了。北方的小孩子便不如此。因爲他們的父母是反對養黑奴的。如今可以下一句斷語。凡一切習尙，道德，美術，宗教等左右人生的東西，莫不與社會風俗攸關。簡直可以說這些都是社會的產物。你如其順應這種風俗，便是道德。假設違背了，那便是不道德了。不但這些，連科學也是同出一源。因爲科學最初只是些迷信。如小孩子在課堂裏盼望早點散學，他便將手指不住

的搶來搶去，以爲晷刻可以轉移得快些。澳大利人每逢遠道回家，若見天色不早，便以石投過遠樹的叉口，以爲這個太陽可以在那裏繫住一會兒。諸如此類，漸漸有了教權，使你非信不可。有的居然能理出個論理的系統來。最後到了科學，再引伸些事實試去證明，當他一種設論的樣子。由此一觀，近世科學的發達，追本求源，委實是社會的產品。假如能起古人於九原，引他們到我們的工廠裏看看，自然驚異咋舌。但若沒有他們代代的創作，我們也不會有今日。由此推知牛頓萊卜尼茲發明微積分，也正是山已九仞，功成一簣罷了。恰像彈藥裝就，他們順手點點火，豈有不一觸即發的。

有不同的文明相接觸，或社會的自身有了病，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那就是理智的起原。希臘社會基本於通俗的信仰。後來因爲殖民地交通日盛，他方文明隨時輸入，遂有詭辯學派出來，宣傳新

知。比及蘇格拉底等看出這樣的騷亂，俶擾是非顛倒，確是社會的自身有了毛病所致。於是蘇氏主張社會建設在理性的基礎上。他說，一個人若不把自己從頭察驗過，而有自知之明，便不值得活在世界上。希臘亡後，又出了三派：有主快樂的，有主刻苦的，有主懷疑的。要曉得這些主義，都不是「不廢江河萬古流」。有環境才能發生問題，有問題而後有補救和解決。我們若但知道他們的解決是如彼如此，而不去研究些問題，並問題之何由起，就全無是處。科學的定律，仍然不是一成不變的。乃是從觀察，反想和試驗的方法，得到一個研究的對象及其批評。因而找出原理來。但所謂原理云者，還是一種備忘的縮寫，一種試用的工具。所以加里雷倭試驗天文的時候，就暫以太陽爲中心。他的意思是，「假設如此，」「假設如此便怎麼樣」，以作研究的動機而已。實則以太陽爲中心也可以，以地球爲中心也沒有

什麼大妨礙，不過爲的一時便利起見而已。再看我們在學校所念的教科書，統統都是些已成成的報告。這還有什麼理智之可言呢？最要緊的，是注重科學的精神與方法，不必在色澤上做大工夫。那些大數學家對於一切演算的程式往往很拙劣，但却沒有妨礙的。因爲數學的要旨，在能使人的思想正確。如此，只要正確，便已深造。用不着矻矻於餘事了。

人類的活動當中，嚴格分析起來，可以說只有兩種要素。一是內緣的，一是向外的。思想是內緣的，動作便是向外的。信仰是內緣的，慾望又是向外的了。二者相合，就有了種種風化制度。雖然風化制度所含的要素不止兩種，但無論是四種，八種，以至十餘

種，却都是從這兩種分出來的。有這兩種，才組成一個整個人類的活動。東方人偏於人生哲學，專講一個君子之道，所以要良知或直覺。西方人偏於精密科學，力求一個宇宙之實，所以要方法或理智。理智是屬外的，直覺是屬內的。研究人生哲學，當先曉得自己。不然，則一切宗教，政治等都與我的自身關係，最容易流於偏私的態度。所以要懂心理。因爲心理還是個人的，故必再加上社會學，匡其不逮。研究精密科學，只須虛心敏求。至於自身一方面的關係，便輕一些了。所以惟有方法是要緊的。方法就是論理，因爲論理尙屬幼稚，數學好似老成，故亦必兩項合講才好。

英法兩系地方自治制度及其 相對的改造趨勢

馬洗凡

一 導言

研究西洋各國歷史政治及社會情形者，皆信各自由國家公民資格之培養，藉地方自治之力甚多。從討論公共事務中，可以發生公共利益之觀念，在自治責任下，可以鼓舞改進政治之精神。且自治制度又不僅能訓練人民顧全公益之觀念，更能訓練人與人合作之習慣。(1) 本共同觀念，運用共同理解與評判能力，對於政治方針方能相互進行。假使地方自治廢懈，人民對於較近較小之地方事務未得共同運用之機會，將來對於較遠較大之國家政治，又焉能作負責之舉動哉？不寧惟是，近今政務受物質文明發達之影響，範圍日見擴張，其性質與人民生活日益接合。行政成績優劣之關係，大非昔日所可比。一國之大，情狀萬千，中央官吏，又焉能一眼照到。是以西洋各國為謀政治健全起見，無不讓與

地方自治權，創設地方自治制度。但各國制度各有不同：其權限若何，組織若何，行政範圍若何，中央對於地方行政關係若何，成績若何，趨勢若何，不但均有可研究之價值，實亦可作後起國家之觀摩。詳細介紹，恨為時間所限，須待日後。此篇僅略述其制度之梗概，與改造之趨勢，為有心地方政治者作參考。如讀者對某某處有所批評或疑問，務望指示，著者甚願繼續討論，俾得知所未知焉。

各國地方自治制可概分為兩大系：一為歐洲大陸系 (Continental system)，一為盎格魯薩森系 (Anglo-Saxon system)。歐洲大陸系之特點：在中央設強有力之政府，統轄全國政治。凡百設施務求一致，是以人民遂養成仰承中央指令之習慣，對於地方自治，不以為是地方應有之權力，却視中央允許地方權限之增加為地方受中央之賜與。此實歐陸系地方行政上之大弱點。其中央與地方政務雖均

有詳細類別兩不相混，但地方政務，大部分須受中央嚴格節制。如教育、衛生、警政等，在盎格魯薩森系制度下，本多屬地方政務，然歐陸系則列入中央行政範圍內。執行中央政務之官吏，由中央委任之，或委之於半官機關。（如德之 Bezirksausschuss 區委員會）甚至利用地方選舉之代表（如法之里長），執行中央政府之意志。無論其政務是否係地方性質，在法律上以爲代表中央，當對中央負責。地方行政官如果違法，則當受行政法庭之裁判也。

盎格魯薩森系之特點：在人民以地方自治爲地方間一種權利，非中央政府之賞賜。中央與地方行政劃分界限，係由行政上之便利，與政治思想上之習慣，自然演成。如外交、海陸軍、關稅等等，固屬於中央政府，而一般內務行政則大部分歸之地方機關，由民選代表執行之。中央對於地方政務，以法律關係，可由法庭間接節制其舉動，此外中央各行政部

之直接節制，則僅有監視指導權，即此種權限，亦有法律上之限制。(2) 是以此系之地方自治，其程度實較歐陸爲高也。屬於歐洲大陸系者，爲法德奧比及其他歐陸國家（亞洲之日本亦屬此系）因歐陸各國受拿破崙征服之影響，多偏於集權政治也。屬於盎格魯薩森系者，爲英美加拿大澳大利及新西蘭等。美國地方制度與英國現制出入之點甚多，其實今日英美地方制度已可分爲兩種——

但美國民族之政治思想，政治組織，法律及習慣等，全淵源於英國，迄今顯然可見。(3) 彼此地方制度猶有相同之改造趨勢。（美爲聯邦國家，所謂中央節制者，乃各洲之中央節制 State central 也。當請注意。）(4) 而英法兩國爲歐洲兩大系制度之祖國。(5) 仍足代表兩大派別之特色。(6) 所以著者爲便於短篇文字起見，不詳論美加及德比諸國制度，而取英國地方自治制度爲盎格魯薩森系代表，取